

达·芬奇

看到了什么？

“在正常情况下，许多人天生具有各种非凡的品质和才能；但很少有人以某种超自然的方式，被上天赋予美丽、优雅和才华，从而超群绝伦。他所有的行为似乎都是创造性的，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来自上帝，而不是来自人类的艺术。每个人都承认，达·芬奇就是这样的。”

(英)巴林顿·巴伯 著
苏木 译



(盖博瓦丛书)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美术出版社

达·芬奇

(英)巴林顿·巴伯 著

苏木 译

看到了什么？

Da
Vinci

The image is a reproduction of the famous drawing 'The Vitruvian Man' by Leonardo da Vinci. It depicts a male figure with long, curly hair and a beard, standing with arms and legs extended. The figure is inscribed within a circle and a square, which are the two primary geometric shapes used in the drawing. The figure's arms and legs are positioned such that they touch the corners of the square and the circumference of the circle. The drawing is executed in a reddish-brown ink on a light-colored background. The figure's torso is muscular, and he is wearing a simple loincloth. The overall composition is symmetrical and balanced, reflecting the principles of proportion and geometry that were central to the Renaissance humanist movement.

[Faint handwritten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感谢夏洛特·格林斯



目录

前言	1
达·芬奇生平	2
1.自然世界.....	14
2.科学的艺术.....	30
3.人物.....	46
4.极端的表达.....	66
5.矛盾.....	84
6.神圣的精神.....	94
7.象征性的主题.....	108

前言

透过达·芬奇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是怎样的呢？他能看得更充分、更深刻，令各种细节都无所遁形吗？不预设、不假定，纯然用眼睛从自然当中获得知识，能发掘事物的本质吗？达·芬奇便拥有这样的力量，他的思想受无与伦比的好奇心驱使，将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解剖学、天文学、植物学、地质学、几何学、物理学等包罗万象的研究当中。

达·芬奇是艺术巨匠，也是天生的科学家。如今，科学实验已被视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但在达·芬奇时代，科学实验实际上还无甚影响，观察大自然会遭到鄙视，只有亚里士多德一类的经典文本才被视为学问，以实验为依据的观察，以及实验的方法都没能发展起来。

达·芬奇的技法简单而卓越。在他之前，从未有人这样去观察世界，也没有人用如此精致的细节和美感来记录发现：“你没看到，眼睛正拥抱整个世界的美丽吗？……它指导和修正所有人类的艺术……它是数学的君王，建立在它基础上的科学是绝对笃定的。它测量群星的距离和大小，发现元素和它们的位置……令建筑学和透视法应运而生，让绘画成为神圣的艺术。”

达·芬奇创造出一种既能观察自然，又能理解我们自身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新方法。在此过程中，他养成了一种思维方式，为现代世界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还创作出一系列极精美、影响极为深远的艺术作品。他是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也是最多才多艺的天才之一，是文艺复兴的关键人物。文艺复兴是西方文化的一次重大变革，其光芒至今仍照耀世界。

达·芬奇的笔记呈现出人类智慧的极限，反映人类精神在拥有了耐性和决心后，会达至怎样的高度。他能做到这一切所依凭的是什么呢？是他的心、他的眼睛和他的绘画工具。本书从这三方面出发来综合探讨，从追随达·芬奇的脚步开始，透过他的眼睛去观察世界：“眼睛是心灵之窗，是核心的感官，是完整而丰富地欣赏大自然的关键手段。”

达·芬奇生平

达·芬奇生于1452年，是个私生子，父亲名为瑟·皮耶罗·达·芬奇（Ser Piero da Vinci），是一位事业成功的公证人，母亲是一名农妇，名为卡泰丽娜（Caterina）。父亲将他从生母那里带走，在佛罗伦萨附近的芬奇镇家中将他养大。年轻的达·芬奇不可避免地被吸引至佛罗伦萨，惊人的绘画天赋也在那里展露出来。12岁时，父亲安排他到佛罗伦萨当时最伟大的画家之一的安德烈·德尔·韦罗基奥（Andrea del Verrochio）门下做学徒。在韦罗基奥的工作室里，当时还有包括波蒂西尼（Botticini）、佩鲁吉诺（Perugino）、洛伦佐·迪·克雷蒂（Lorenzo di Credi）等在内的若干优秀画家。

韦罗基奥的画室对达·芬奇而言堪称完美。达·芬奇的传记作家瓦萨里（Vasari）——其本身也是一位画家——以画家和达·芬奇同时代敏锐观察者的身份说：

少年（达·芬奇）为自己的选择感到高兴，他开始研习所有涉及设计的学科。他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惊人天赋，在雕塑和建筑设计作品中，证明了自己是第一流的几何学家。

达·芬奇对希腊语和拉丁语所学不多，在立足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文艺复兴时代，这是一个劣势。文艺复兴以令人喜悦的姿态，重现了古典世界及其所包含的知识，达·芬奇进入到这一世界当中，却因缺乏教育而受到限制。三十多岁时，他曾尝试自学拉丁语——但他所有的笔记都是用风格“粗野”的意大利语写就。达·芬奇不善拉丁文，后来却证明这是有好处的，他无法阅读那些古代大师们的作品，也无法通过古代的理论来进行学习，于是他只能直接去观察：

对我而言，似乎一切科学都是空白和充满错误的，它们不是源自经验或者真理……换言之，它们的产生、发展和终结，不是来自于灵感……理性不存，则被噪声所吸引……万事万物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关于科学正确与否的争论……在多数时间里都是沉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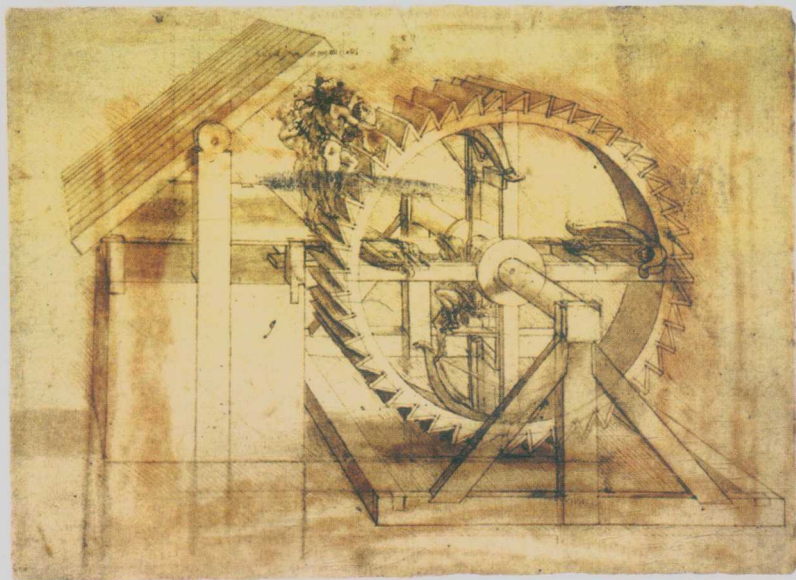


达·芬奇对所有事情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在瓦萨里所写传记的第一版中，曾出现过一句话（但在后来的版本中消失了），表达了他对达·芬奇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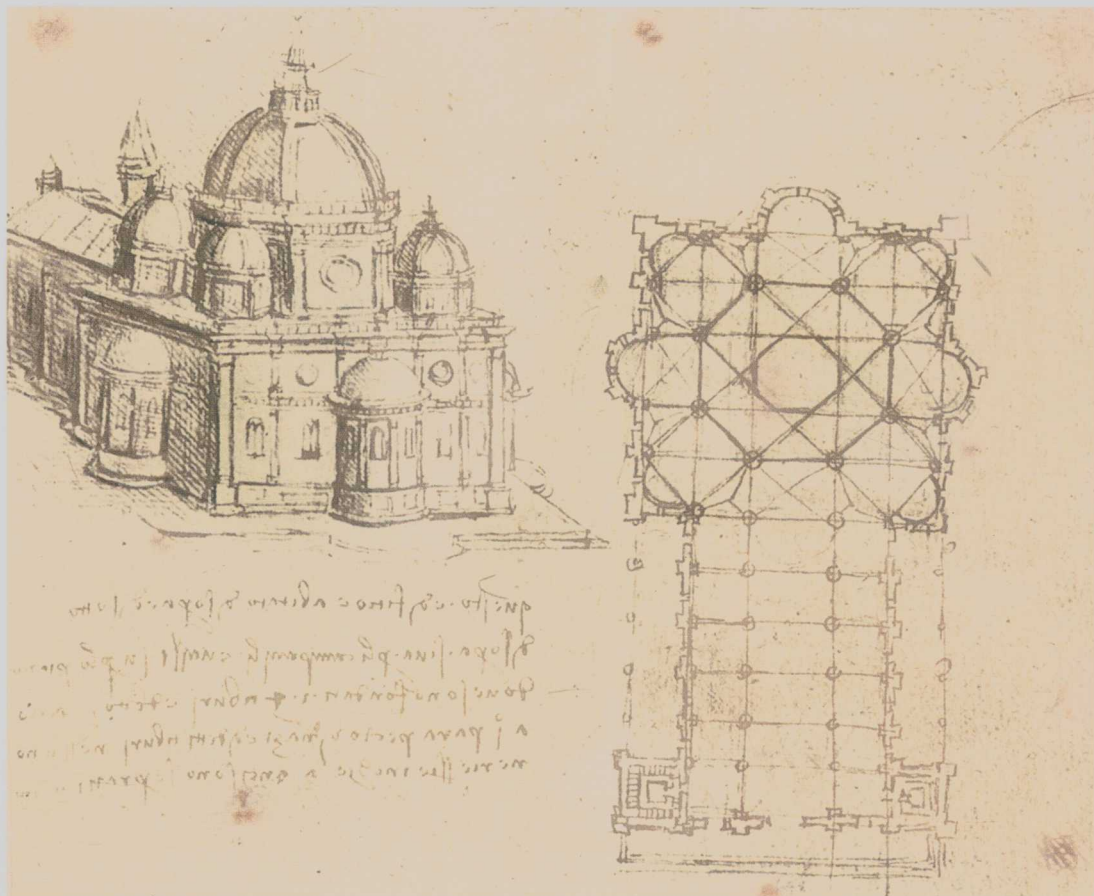
达·芬奇具有异端气质，不尊信仰，可能更似哲学家，而非基督徒。

在韦罗基奥的指导下，达·芬奇的天赋很快展露出来。1464年以前，他以学徒身份活动，而后又以助手身份为韦罗基奥服务了几年。大约在1477年到1482年期间，达·芬奇在佛罗伦萨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在人称“伟大的洛伦佐”的赞助人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的资助下工作，通过洛伦佐的关系，达·芬奇得以进入文艺复兴时代佛罗伦萨最具影响力的组织——柏拉图学院。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cilio Ficino）是达·芬奇时代知名的学者和哲学家，他将柏拉图和其他古典哲学家的作品从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翻译过来，使它们在欧洲更具学术价值。费奇诺应该读过哲学家普罗提诺（Plotinus）的作品，达·芬奇也曾说绘画是“一种哲学，因为它涉及身体动作的生动性”，表示对普罗提诺的认同。

达·芬奇1482年离开佛罗伦萨，成为米兰公爵及统治者卢多维科·斯福尔扎（Lodovico Sforza）的御用画家。斯福尔扎期望达·芬奇除雕塑和绘画以外，还拥有其他各种知识。







达·芬奇开始着手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创作一件米兰公爵之父骑在马上
的巨大雕像。据说他花费了十六年时间，制作出用于铸造的等比例黏土模型。不料
所分配到的青铜，在战争期间被征用于铸造大炮，黏土模型也被入侵的法国军队
拿来做了箭靶。但相关的画作仍保存完好，其中就包括为铸造这一不朽作品而设
计的独特方案。然而有趣的是，最初达·芬奇向米兰公爵提议给巨像铸造巨型马
时，信中主要谈到的是他作为军事工程师，而非艺术家的能力：

我还将设计全覆式战车，安全且坚不可摧，它们可以用其火炮突入
敌军的阵地，将无坚不摧，无人可敌。

达·芬奇从何处学到工程学知识无人知晓：可能是对力学定律的研究，以及
创造性的思维，满足了他所有的需要。他一直都对机械学感兴趣，设计了各式各
样的武器，画出了军事桥梁、堡垒和其他防御工事的图纸。他还设计出一种有双
层甲板的船只，即使其中一层遭到破坏，仍能继续漂浮在水面。他甚至设计出刺
穿船体的方法，以及测试这些机械时所需的潜水面。也就在这一时期，达·芬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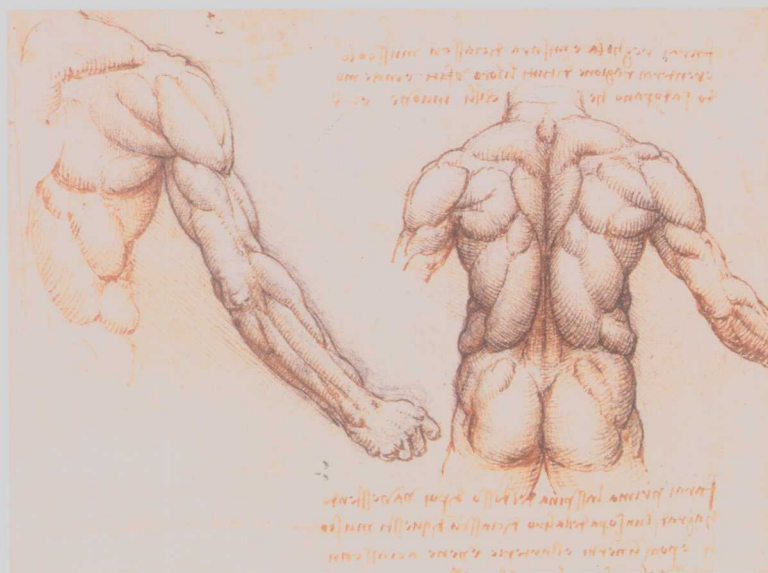
画出了第一批飞行器草图。另外，他也从来没有忽视他的艺术。在此时为一本关于明暗的书做的笔记和草图中，他的眼睛和以前一样敏锐：“一旦有了光，空气就会充满无数的图像，而眼睛则像磁铁。”

1490年，达·芬奇与诗人贝尔纳多·贝林奇奥尼（Bernardo Bellincioni）合作，创作了一部宫廷假面剧。并为此制作了一个巨大的镀金半球，来表现人格化的行星。对于如此依赖自己眼睛的人来说，太阳的力量至关重要：“太阳有其物质、形态、运动、光芒、热量和生发力，这些特质从未减弱。”

在这一时期，达·芬奇继续绘画，开始创作《最后的晚餐》。他的笔记表明他正在寻找一个人，来做基督的模特。那时一些看过达·芬奇工作的人注意到，他正在寻找想要画的人，并知道他们会在哪里：“不安或平静，年老或年轻，愤怒或安静……他观察他们的举止、衣着和手势；当他发现与期望契合的目标时，便记在常年随身挂在腰带上的小笔记本上。”

在感恩圣母堂的餐厅里，他有时从早到晚工作，一刻不停。有时又一连几天不动笔，却每天都站在墙壁前，陷入沉思。有时他爬上脚手架，只为添上极细微的几笔。

如果达·芬奇使用的是传统的湿壁画绘制技术，是不可能这么做的。传统湿壁画需在潮湿、新鲜的涂墙泥上作画，这要求艺术家必须画得很快。但达·芬奇没有用这种方法，他用的是一种缓慢、深思熟虑的画法，因为他的风格依赖于精心刻画明暗。他创造出一种新的技术，将一种自创的化合物涂在墙壁上。不幸的是，这种原本应该把颜料固定住并且防潮的化合物，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不过如今残留的壁画，仍清晰地呈现着达·芬奇当初的构想。以往“最后的晚餐”题材的作品中，基督和使徒们通常排成一行，与犹太隔开。达·芬奇则将使徒们分为几组，使徒们在听到基督宣告“你们中有一个人将背叛我”时，各自做出了不同的回应。构图方面，空间最后推向基督头顶后的一点，堪称单点透视的绝佳范例。

达·芬奇也十分喜爱数学，1497年，他为鲁卡·巴托洛米欧·皮西欧里（Fra Luca Bartolomeo de Pacioli）的数学名著《神圣的比例》创作了插图。达·芬奇无疑极精通比例和透视，对数学理解深刻且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这令他能够创作出极为写实的作品：

整体中的每一部分，都必须与整体成比例……我将同样的规律运用到所有的动物和植物身上……颈窝保持在支撑体重的脚踝中心正上方。不承重的那条腿的膝盖，低于另一条腿的膝盖且靠近另一条腿。头部和手臂的位置变化无穷……让它们保持舒服和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转动和扭曲，关节可以自如优雅地弯曲，不至于像一块木头。





瓦萨里提到，达·芬奇曾参与过艺术与科学界代表在宫廷中的辩论，瓦萨里认为达·芬奇的观点是最高明的。在激烈的争论中，达·芬奇“让学识渊博的人闭嘴，让最活跃的人感到困惑”。鉴于他对艺术和科学世界的深刻洞见，他的权威性毋庸置疑。

1499年，法国军队入侵伦巴第，并控制了米兰。几个月后，达·芬奇离开了这座城市，经曼图亚前往威尼斯。在威尼斯，当局雇佣他做工程师，希望利用其建议，提升军事防御能力。

1500年，达·芬奇回到佛罗伦萨。他的作品使他声名赫赫，受到了家乡人民的尊敬和爱戴。达·芬奇离开米兰之前，在佛罗伦萨创作的早期作品给许多年轻画家如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皮耶罗·迪·科西莫（Piero di Cosimo）以巨大的影响，在他离开后，这些艺术家成为佛罗伦萨画派新一代的领袖。达·芬奇回到佛罗伦萨后创作的作品，则又启发了另一批艺术家的灵感，其中包括安德列亚·德尔·萨托（Andrea del Sarto）、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等。

达·芬奇的求知欲不允许他有片刻的休憩。他再次离开佛罗伦萨，为卓越又残忍的军事统帅切萨雷·博吉亚（Cesare Borgia）服务了一年，此人当时在征服罗马涅地区的一些小统治者。此时的达·芬奇开始研究地形学和地质学，博吉亚聘请他为首席工程师，给他权力，让他可以获得任何所需的资源，来加强防御工事。达·芬奇对于做到这一点，无疑有很多想法。1503年初战争结束，博吉亚前往罗马，达·芬奇则再度回到佛罗伦萨。

1503年10月，达·芬奇受市议会委托，为韦奇奥宫大会议厅的一面墙画一幅大壁画。达·芬奇准备以“安吉里之战”为主题，描绘一场1440年佛罗伦萨军队打败米兰的战役。他在草图中画的内容，包括一位骑兵与许多紧张的士兵作战，跳跃的战马，以及战场上的尘土遮天。他完全打破了战争题材作品的惯例，用人仰马翻的激烈动作填满画面。他在笔记中如此描绘这一场景：

前景中的人物，你应在他们的头发、眉毛上画上尘土……胜利者向前猛冲，头发和其他轻细的东西随风飘荡，眉头弯下来……被征服、被打败的人脸色苍白，眉头紧皱，额头布满痛苦的皱纹……画一个士兵用手遮住惊恐的眼睛，掌心对向敌人。

可惜的是，这幅壁画已然不存。现存所知的信息，都来自达·芬奇的草图和包括鲁本斯在内其他画家的临摹版本。让人吃惊的是，在达·芬奇画《安吉里之战》的同时，还在画另一幅旷世杰作——《蒙娜丽莎》。

